

百家出版社

离婚者的故事

7247.8

通俗故事

丛书

写在前面的话

离婚，对于感情破裂的男女双方虽是一种解脱，但对婚姻来说毕竟是一种失败，在这个失败过程中，有的明吵，有的暗斗；有的动武，有的舌战；有的同床异梦，有的长期分居；有的感情“危机”，有的经济“制裁”……男女双方谁都免不了走上一段坎坷的心路历程，谁都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人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其实，离了婚的男人，离了婚的女人，更像一棵没有依靠的小草！

这本《离婚者的故事》写的就是那些走上或正在走上这条离婚的“羊肠小道”的男男女女们。其实“一夜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他们都曾经拥有过一个甜甜蜜蜜的过去：在小桥流水边互吐衷肠，在民政局里领取鲜红的结婚证，在商店里购买称心如意的家具，在新房里欢天喜地地进行装饰布置……那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这个家来之不易，要爱惜它！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家庭——这个社会最微小的细胞里，“细菌感染”的现象比比皆是。您会在书中见到因丈夫饮酒误事，终使家庭解体的悲剧；会看到妻子在新婚之夜发现丈夫曾是婚前强暴过她的罪犯，为复仇，妻子

从受害者变成犯罪者,最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还会读到一位被无赖男人所骗的留守女士,由于自己意志不坚定,结果毁坏了一个原本十分幸福的家庭……

这本专题故事集共收有离婚者的故事 35 篇,有的痛苦彷徨,有的催人泪下,有的悔不当初,有的情深缘薄,有的破镜重圆。前车之鉴,后车之戒。但愿那些在离婚边缘上徘徊的夫妻,看了这本故事集,能够悟出:相互退一步,海阔天空!

目 录

婚外恋自食苦果

一个离婚女人的忏悔	(2)
酒糊涂失妻记	(7)
娇娇咬情人	(11)
离婚不要财产的女人	(14)
蜜月婚变	(16)
一个“放飞”了的女人	(22)
带血的离婚证书	(26)

遇孽缘红颜落难

“梦兰舞厅”里的伴舞女	(41)
巧遇前妻	(47)
追悼会上的“第三者”	(51)
殉情女的奇遇	(56)
古宅里的女人	(60)
“乌贼鱼”和女舞迷	(64)
复仇的新娘	(69)
鞋冤	(73)

巧断“背夫淫奔”案	(77)
留守女士与无赖男人	(80)
贪富贵劳燕分飞	
美国带来的“艾滋病”	(93)
“金钱梦”醒一场空	(96)
三次离婚的阿芳	(99)
两代弃婴	(102)
洞房里的刁难	(105)
怪媳妇	(109)
新婚之夜的圈套	(112)
经风雨破镜重圆	
得血癌的新娘	(118)
再婚风波	(121)
一对不该离婚的夫妻	(127)
离婚老头和“小妖精”	(133)
欢喜冤家	(136)
女扮男装的“情夫”	(138)
阿良复婚记	(141)
不让进房门的丈夫	(145)
恩怨“男女档”	(149)
离婚“散伙饭”	(152)
不肯露面的第三者	(157)

婚外恋自食苦果



一个离婚女人的忏悔

朱福民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里，人来人往一片嘈杂。

30 出头的徐平和妻子叶茜挤在人群中，翘首等待着深圳康宝公司的总经理。这时一群风尘仆仆的旅客手推着行李车缓缓走来，徐平一眼瞧见过早发福的总经理，激动地向他挥手示意。

“梁总，您好。”徐平边从总经理手中接过手提箱边介绍着，“这位是我的妻子叶茜。”总经理瞥了一眼这位风姿绰约的少妇，几分惊讶几分羡慕，情不自禁地赞叹：“徐平，你是家藏娇妻呀！”略施粉黛的叶茜落落大方地说：“总经理一路辛苦，请上车吧，我弟弟驾车在广场上等着哩。”3 人有说有笑地走出候机大厅。

一辆红色的桑塔纳轿车驶上高架道路，总经理透过车窗环视着四周拔地而起的高楼，无比感慨地说：“记得 10 年前



我曾经到过上海，转眼已是旧貌换新颜喽。徐平，我已深思熟虑，我们公司今后的发展重点将移至上海，此番来沪旨在将一些项目投向浦东。”作为上海分公司的经理徐平受宠若惊地说：“总经理真是高瞻远瞩。明天我就陪你去浦东考察。”“现在投资浦东的外商不要太多噢，”驾驶着“桑塔纳”的叶雄插嘴说：“不光是浦东，就是浦西这几年也不知造了多少高楼，总经理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去兜兜风。”总经理对后座的叶茜赞许地说：“令弟倒是握方向盘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梁广发在上海毕竟人生地不熟，公司的投资决策还得靠在座的各位献计献策。”“公司财大气粗，总经理只要有魄力没有办不到的事，”叶雄大献殷勤，“我愿为梁总跑腿。”总经理当众拍板道：“这一礼拜的车，我们公司包了。”一旁的徐平凝视着神采飞扬的妻子和内弟，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8年前新婚燕尔的徐平依依不舍地离开温馨的家，只身前往深圳闯天下。凭着大学学历和娴熟的外语，很快就被康宝公司聘用，并深得总经理的青睐。后来公司开拓业务，又将他派回上海任分公司经理。徐平返沪后，占着天时地利，如鱼得水，为公司争得了广阔的市场。徐平在公司的地位也随之如日中天。

几天后徐平在帝国大酒楼代表上海分公司为总经理接风，叶雄频频向总经理敬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预祝康宝公司抢滩上海成功，干杯！”总经理对滔滔不绝的叶雄当面许诺：“我代表公司聘请你为驾驶员。”继而徐平说：“原来我想考察几天即返回深圳，现在为了让项目早点上马，想在上海多留些日子。但我手里有一笔要去香港洽谈的业务，只能拜托你了。”徐平感激总经理的器重，第二天就去香港了。

一月后，春风得意的徐平谈妥业务得胜而归。他为了给妻子一个意外的惊喜，没将自己返沪的日期通知家里。一身疲惫的徐平走进家门，发现妻子不在。徐平洗完澡想换睡衣，不知怎地今天的睡衣好难找。大橱的衣架上新添了许多叶茜的时装。他好不容易才在底层找到皱巴巴的睡衣。徐平不悦地坐到沙发上小憩，耳边传来开启门锁的声响，推门而进的是小舅子叶雄。叶雄微微一怔：“姐夫，飞回上海怎么不

来个电话？我可以开车去接你呀！业务谈得怎么样？”徐平得意地说：“非常顺利，就等总经理拍板了。哎，你姐姐呢？”“噢，最近我妈妈病了，姐姐住到我家去了。”叶雄不自在地说。“那我明天去看望她老人家。”“不用了，我妈妈现在好多了。”叶雄婉拒，他正欲借机离开，突然房门打开，刚刚调整好容的叶茜走了进来。夫妻俩竟面面相觑无言对答。

“茜茜，这是我在香港为你买的时装，不知你喜欢吗？”徐平取出几件新潮时装。“这么乡气！”叶茜接过时装不屑一顾地丢向沙发：“今天晚上我还有事，晚饭你自己安排吧。”说完示意叶雄一起出门。遭冷遇的徐平一时如堕云雾之中。离家只有一个月，妻子几乎变了一个人，他百思不解是什么原因。

徐平只觉得昏昏沉沉，只想美美睡上一觉。他钻进被窝，无意中摸到了一只信封，打开信纸一行行熟悉的字迹赫然入目：

茜：你好。

请允许我第一次这样来称呼你。机场初次见面，你那无以伦比的风姿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十几年来，我从一个农民成为拥有数千万资产的企业家，无疑是事业的成功者。可又有谁知道我常常为自己不幸的婚姻陷入痛苦之中。妻子是个粗俗的女人，虽然在事业初创时，她和她的父母曾资助过我，然而她没文化，不懂社会交际，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我深知这样做是夺人之爱，可是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答应我吧，我一定会尽快办妥一切的。

等候你的到来。叶雄已经安排好一切。

梁子发

徐平倏地从席梦思床上跳起，白色的信纸从他颤抖的指间飘落。一切都已证明了：这是总经理和小舅子精心策划的婚变！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发现女儿的所有生活用品早已转移。

数日后，总经理主持了公司例会，全体驻沪员工出席了会议。徐平详细汇报了赴港洽谈业务的情况。总经理对徐平此刻表示满意，最后

宣布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任命叶雄为上海分公司业务员；徐平回总公司待命。

总经理刚讲完，神色严峻的徐平当众递上了一份辞职报告，在座的无不露出惊讶的神情。总经理接过报告说：“徐平，何必如此匆匆就走呢？”

“总经理的大恩大德，公司的栽培我永生难忘，然而目前的公司环境已无法使我工作下去。我知道，现在离开公司将失去许许多多。但我可以忍受失败，却决不能吞下轻视和侮辱。”

会议不欢而散，徐平离开了奋斗了多年的上海分公司。叶雄一脸堆笑地追了上来，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封信：“这是我姐姐给你的。”徐平冷静地拆开信封，猜透她要说什么，果然叶茜作了最后的摊牌——离婚。

一个月后，离婚的一切手续都已办好，徐平与叶茜从民政局走出，一时竟难舍难分。徐平约她来到梦的咖啡屋。

他们在咖啡屋一角坐下。“想不到你还记得‘梦的’？”叶茜触景生情地说。“记得我们初次约会就在这咖啡屋。那天你身穿一套白色连衣裙飘然而至，那情景仿佛就在梦中。可现在梦已醒了。”徐平举起咖啡杯又说：“来，让我们最后尝一杯这‘梦的’咖啡。”

“怎么今天的咖啡这么苦？”叶茜举杯呷了一口，似梦若幻地说：“我该走了。”说完留下一封信黯然离去。

徐平惶惑地拆开信，一行娟秀的字迹映入眼帘：

“徐平：

两个月来，一个好端端的小家庭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感情风暴，顷刻之间被击垮了。究竟是谁之过呢？现在来谈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只是人生走到了这步田地，能吐露真情也算是一种安慰。

总经理来沪，我燃起了强烈的私欲。首先想到弟弟不必再起早摸黑去做苦车夫了，父母一再叮咛我要照顾好他，为此我求过总经理。一天，我接到他的邀请去了宾馆。这一夜总经理热情款待，满口答应委以叶雄重任，并且还许诺要聘用我做他的私人秘书。想想我所在的工厂，

效益严重滑坡已宣布破产。虽说你要我在家里料理家务,但这终不是长远之计。如果能当上总经理秘书,无疑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接着他便对我不怀好意地动手动脚起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性骚扰,我一时不知所措,然而为了叶家的未来,我最终失去了女人的贞洁……

从此我俩频繁来往,总经理信誓旦旦要与我结婚。在家庭的压力下,叶维安排我和你摊了牌。

不料他的结发妻子突然来沪,终于东窗事发。

不久总经理约我长谈了一次。他说不能忘记结发夫妻的恩情,今后我们继续保持情人的关系,我闻言几乎晕倒。

我在这场感情游戏中扮演了一位可悲而又可笑的角色,而你捍卫了男人的尊严,却丢了事业。一夜恶梦醒来,家已破心也碎……

徐平一口气读完叶茜的信,百感交集,他倏地冲出梦的咖啡屋,街上人海茫茫,怎么也找不到叶茜的影子。他走进附近的一家邮局,寄上了一张明信片,相约叶茜明晚再次光临梦的咖啡屋……



酒糊涂失妻记

陈翠英 张更生

轧钢厂供销科长王大良，三十出头，英俊潇洒，工作上也很能干，就是喜欢杯中之物。他常说，没有饭照常过日子，没有酒一天也活不了，是厂里出名的“酒糊涂”。有人劝他少喝点，他笑笑说，酒醉神不醉，没事！

一天，王大良去“夜来香”酒店招待客户。“感情深，一口闷”，王大良一连干了十几杯，就觉得有点飘飘然了。想不到客户是个酒坛子，酒量更好，他站起来举杯说：“我们经理讲过，在酒席台上宁愿醉死，也不愿被人看死。为了我们的合作，来，再干三杯。”王大良也不示弱，咬着牙站起来：“仁兄既然这么说，我今朝舍命陪君子，干！”

送走客户，王大良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回家路上，他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分



不清东南西北。糊里糊涂好像到了自己家门口，他掏出钥匙，可钥匙随便怎么样也塞不进锁眼，正想今天怎么搞的，难道摸错了家？突然，“咯笃”一声，钥匙插了进去，轻轻一转，“啪”，门锁打开。王大良放了心，总算到家了。这时，酒意和睡意一起袭来，他懒得开灯，衣裳一脱，便倒在床上。

“谁呀！”突然一声女人的惊叫，王大良吓了一跳，接着“啪”的一声，电灯亮了。王大良定睛一看，浑身一震，酒醒了一大半。虽然房间的摆设与自己家里差不多，但面前的女人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厂里医务室护士柳叶眉，王大良心里暗暗叫苦：啊！不好，自己吃醉酒走错家门了。如果柳叶眉叫起来，自己是吃不了兜着走，王大良双膝一软跪了下来，叩头如捣蒜，连声说：“小柳，我实在是无意的，都怪我喝多了酒，摸错了家，请原谅，请原谅。”

再说柳叶眉在睡梦中闻到一股酒气，伸手一摸，发现身边有人，便惊叫一声，按亮电灯，一看是厂供销科王科长，正待发作，见王科长叩头如捣蒜，气消了一半，便问：“王科长，你怎么进来的？”王大良惊愕地说：“是用钥匙开进来的。”“怎么，你偷配我的钥匙？”“不，这是我家的钥匙。”

柳叶眉想，没有这么巧的事，于是向王大良要来钥匙，上前去试，果然一打就开。她转过身来，叹口气说：“据说1万把钥匙里才有一把相同，既然这么巧，那么今天我就不怪你了。”王大良如获得“赦免令”，头像鸡啄米似地说：“谢谢小柳，谢谢，那我走了。”说罢，起身便走。

“慢！”柳叶眉低声说。王大良站住了。柳叶眉的眼光在王大良身上上上下下足足扫了一分钟，一朵红云飞上面颊，羞答答地说：“你既然来了，今晚就不要走了。”

原来，柳叶眉的丈夫去外地淘金整整一年多了。她独守空房，长夜难熬，今夜突然闯进一个异性，又长得英俊潇洒，有一股男子汉的阳刚气。柳叶眉隐隐约约感到有一种冲动。

王大良听到柳叶眉说“今晚就不要走了”，全身微微一震。仔细一打量，柳叶眉雪白的皮肤细腻柔嫩，苗条的身材曲线分明，一种欲望浮

上他的心头。他望着柳叶眉暗暗送来的秋波，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借着醉意，上前抱住柳叶眉。柳叶眉也就势倒在王大良的怀里，按灭了电灯……

王大良酒醉交了桃花运，好不得意，人家说他酒糊涂，他却暗自好笑，如果不是酒糊涂，还碰不上这样的美事呢。他从此经常与柳叶眉幽会，但免不了有些提心吊胆，妻子虽比不上柳叶眉漂亮温柔，但她是局长的女儿，娘家有钱有势，加上她脾气倔强，一旦走漏风声，那不是闹着玩的。再说露水夫妻总归不长久，还是结发夫妻好。于是，王大良喝酒有了节制，怕自己酒后在妻子面前吐真言。

俗语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半年不到，王大良旧病复发，每次喝酒，总是酩酊大醉。

有一天晚上，还是在这“夜来香”酒店招待客户，大家都非常兴奋，王大良特别激动，喝了个天昏地暗。宴会结束，王大良昏昏沉沉走出“夜来香”酒店，突然想到已有好多日子没有与柳叶眉温存了，于是他高一脚低一脚地来到家门口，打开门，也不拉灯，熟门熟路，脱下衣服，钻进了被窝，抱住了被窝里的女人，一边拼命亲吻，一边自言自语：“叶眉，叶眉，我的宝贝……”突然，“啪，啪”两记耳光，打得王大良双颊火辣辣地痛，又飞起一脚，将王大良踢到地下，紧接着一声断喝：“你这个流氓！”王大良一听是妻子的声音，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原来，王大良今晚又喝糊涂了，原打算去找柳叶眉，却糊里糊涂地回到自己的家，错把妻子当叶眉，露了马脚。

啪，电灯亮了，妻子横眉怒目：“王大良，你这个杀千刀的，说你与叶眉这臭婆娘干了什么勾当？说！”

“我……”王大良抚摸着火辣辣的脸，冷汗直冒，浑身筛糠。

妻子双目喷火：“老实告诉你，今夜你不老实交待，老娘和你没个完！”

王大良自知事已败露，抵赖无用，只好低头认罪：“我…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于是他把自己与柳叶眉的关系来一个竹筒子倒豆——全说出来了。

妻子听罢，脸色铁青，咬着牙说：“好一个王大良，你的良心喂狗吃啦！”说完，她翻箱倒柜，把自己的衣服、存折还有金银细软，打成一个小包裹。王大良急了，对妻子说：“你要干什么？请原谅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原谅？”妻子说：“什么都可以原谅，但感情这个东西，是永远不能原谅的，我走了，但在法庭上还会见面的。”说完，背起小包裹，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大良望着妻子消失在黑夜中，叫苦不迭。

不久，老婆果然向法院起诉离婚，还给厂纪委写了举报信，要求处理王大良。结果王大良老婆离了，官职丢了，名声也臭了，再也没有女人肯和他多搭讪。柳叶眉当然早就将他拒之门外了。

王大良孤灯独影过了几个月，后来大病一场，医院诊断是慢性酒精中毒，要住院治疗。在凄冷的病房里，王大良回忆起过去温馨的家庭生活，后悔不该婚后另生“花心”……



娇娇咬情人

江西 吴玉和

一桌豪华酒宴上，几只精美的高脚酒杯同时举到主任面前。“敬你，王主任。”正在这时，王主任腰间的BP机突然“滴滴”地响起来，他客气地四下点点头，带着几分醉意走到电话机旁，号码刚拨完，话筒里就传出一个娇滴滴甜蜜蜜的声音：

“这么久都不来看我，想死我了！”

“忙呐。今晚又有一个工作餐，也不知道要应付到什么时候才能散。”

“我不管，你今晚再不来，我真的生气了。”

“好好，我的娇娇，我来，不见不散啊。”

他放下话筒，带着一种极大的满足感又跌跌撞撞地回到桌上。

等到他敲开“娇娇”的门时，早已云里雾里不知方向了，嘴里能说清的只有3个字：“我



没醉。”

“娇娇”自然是十二分的殷勤，帮他擦脸、倒茶，扶他上床，为他上上下下地按摩，然后让他由着酒性胡乱折腾一番。正当他心满意足的时候，突然感到肩背上一阵疼痛。

“啊呀！你咬我干嘛？”

“就要咬你，让你记住以后别醉了才到我这里来！你说要和那‘母夜叉’离婚的，要等到什么时候哇？说呀！”

一想起家里的“母夜叉”，他不由心头一紧，哄过“娇娇”后，赶忙穿上衣服赶回家去。一到家就听“母夜叉”一声尖叫：“又醉得像堆烂泥！还不快点换掉这一身‘脏皮’。”说着就帮他脱衣服。他醉朦朦地感到“母夜叉”的动作远没有“娇娇”那么轻柔、温存。突然，“母夜叉”又是一声尖叫，吓得他浑身一颤，“怎么有一圈牙印？你又找哪个骚狐狸鬼混了？”

铁证如山，容不得他狡辩。“母夜叉”哭天喊地，吵嚷着要跟他离婚。趁着一股酒劲，王主任藏在心底的一个愿望猛地窜出了口：“离就离，谁稀罕你这黄脸婆！”

“好啊，你这杀千刀的畜牲，现在有福享了，就要甩我，别做梦了。告诉你，我就是变了鬼也要拖你一起去！”

“母夜叉”要死要活闹了一夜，谁知天亮时，“娇娇”又敲开了门，说是看看醉了的王主任是否安全到了家。“母夜叉”气得七窍生烟，一把把王主任拖到了法院的民事庭。走进门一看，竟是一张熟悉的脸孔：“噢，是老张，你是搞经济案件的，怎么到民事庭来了？”

“临时帮帮忙呗。怎么？你俩要离婚？”老张是法院经济庭的庭长，根据大量的举报材料，王主任有贪污受贿的行为，虽经明查暗访，但狡猾的王主任将罪证全都销毁已尽。好在老张曾和王主任一起共事过，知道他不但贪财，而且好色，所以做了银娇的思想工作，晓之以理，明之以法，银娇终于同意配合侦查，有意在王主任的肩上狠狠地咬了一口，以激起王主任妻子的愤怒，这巧妙的一招果然见效，老张心里暗自高兴，但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笑嘻嘻的模样，“母夜叉”像浓烟